

陣地，2:1 我隊贏了決賽的第一場，就等四十分鐘後和中原校友一戰即金牌在握。

這四十分鐘似乎特別長，在這同時，排球戰將成建中也不負眾望勇奪了中男100公尺銀牌。拔河決賽的最後一場終於開始了，我隊以一貫的優勢在短短兩分鐘內連勝中原校友兩戰，勇奪冠軍金牌。在大家歡喜之際，中青男1500公尺比賽展開，民67級控制系孫曉康拿到銀牌。眾人盼望的拔河頒獎典禮終於來到，十二面金牌由隊長李峰代表領回分給每一位辛苦的選手，這時大家齊聲高呼「交大加油」。另外冠軍獎牌則由當天抱病參賽的耿啓峰夫人崔家莉領取。（冠軍獎牌現由校友會保管）。

拔河比賽頒獎之後，校友隊還有中青男1600公尺接力及排球決賽。中青男接力隊員原為成建中、孫曉康、魏書華，及民72級電工系，曾任交大足球校隊的謝賢溫，但因成建中為排球主要戰將分身乏術，只得請胞弟建成代跑，成建中是水陸兩棲，速度及體力不比尋常，當為第一棒，第二棒孫曉康，第三棒魏書華，錨棒自然是摩拳擦掌等了一天的謝賢溫。由於大會將中青男和青男的1600公尺接力賽安排在同時舉行，六線跑道上中有中青男組的選手，也有青男組的選手。裁判鎗響後，各隊選手都奮力爭先，在200公尺的彎道時，我隊成建中和另一青男組選手爭第三名，在最後50公尺衝刺時成建中以五公尺之距緊追第三名。交棒後，次序並無改變，直到最後100公尺時，我隊由第四追為第三，此時前面的選手已領先我隊二十公尺以上。第三棒魏書華奮力追趕，只見距離拉進，但前三名順序仍未改變，交棒至謝賢溫，謝賢溫使出渾身解術，追到終點，雖只差第二名數公尺，也只有委居第三。由於第二名是青男組的一隊，我隊遂得到中青男組的銀牌，金牌由成大獲得。

就在中青男1600公尺接力頒獎時，交大校友排球隊每位塵戰九場的選手也來到司令台領取他們辛苦得到的銅牌及季軍獎牌，大家互相道賀結束了一天的比賽。

回顧這次運動會，由於時間衝突和場地改變而錯過了參加中男組400公尺和幼兒拾寶競走，其他所參加項目中，校友會在這次華人運動會中總共得了三面金牌，四面銀牌及一面銅牌，團體總錦標僅次於師大校友隊。我們除了要感謝所有參加比賽的選手及陪伴他們的眷屬外，也要感謝特地前來加油的校友們，他們是民66級電物系本屆校友會會長徐紹中，副會長張家璜，控制系郝挺，電信系許文良，民67級電工系秦紹安夫婦，民69級電物系宣以方夫婦及民70級電物系陳志佳。另外更要一提的是，目前正全工半讀在史丹佛大學電機系攻讀博士的拔河選手鮑益勤，犧牲了寶貴的週末沒有去實驗室研究，替校友會拔了十一場中的九場贏得金牌，是交大人典型讀書不忘運動的最好典範。

校友會決定以後每年都將組隊參加華人運動大會，有興趣參加或加油的校友們不妨提早和校友會聯絡。

也談「小學堂」

■ 秦丕基(滬校土木 民24級)

讀友聲三二八期同班同學蔡鎮寰兄的「談談小學堂」，我也來談談小學堂。

其實我沒有資格談「小學堂」，因為考進「小學堂」的時候，南洋附小剛剛改成私立南洋模範中小學。不過大學本部一直把它叫做「小學堂」，所以，我也算是「小學堂」的學生。

考進初中三，是當時南模最高的一班，同時考進去的在台還有劉永益兄、陳濟劭（汝劭）兄、張學鼎兄。我們與鎮寰兄都是南模的第一屆畢業生，直升交大預科一年級。預科三年畢業之後又直升交大本科一年級。比起其他辛苦考進來的同學們，我們是幸運多了。他們在苦讀的時候，我們卻在家納福。但是我們也不是很容易升上來的，無論南模或預科，功課也都是不容易過關的，考試頻繁尤在其次，管理嚴格才夠你受的。南模的一年等於坐牢。預科三年，教員都由其他各大學教授兼任，一點也不能馬虎。

南模的一切，都如鎮寰兄所寫，不過我們畢業後過了好幾年（正確那一年已記不起了）才搬到姚主教路去（現在還在該地，一度改名，現又恢復原名，仍為明星學校）。

我考進初中三時，三家兄紹基也同時考進交大預科一年級，每天下午第三堂下課後，他總不忘記在鎮寰兄所說的那一道鐵絲網外，塞幾塊糖給我，令旁人羨慕，他的同班同學營驛兄曾稱我們為「兄友弟恭」。

南模學生一律住校，宿舍就在教室樓上。房間很大，一間可住十幾個人。每室設室長一人。我擔任過一年。職務除天天清點室友分洗衣物外，還要監督室友不得在熄燈後在蚊帳內點洋蠟開夜車。有一天半夜醒來到室外走廊的便桶邊小便，不意發現室友中一位低年級的韓國僑生正在蚊帳中點著洋蠟看書，責任所在，立刻前去制止。不料他卻對我下跪，求我不要去告發，因為他白天不敢公然讀韓文書籍，恐被同文書院（就在隔河虹橋路附近）的日本學生發現，有坐牢的危險，我被他的愛國心感動，未予告發，以後也沒有同樣的事情發生。不知這位李在天同學現在還健在否？

說到韓國僑生，南模還有一位低年次的呂鳳九，足球踢得很好，因為尚在小學，個子小，人可愛。被交大足球隊看中選為「福星」。每當交大足球有比賽，都由他帶球隊入場，加上交大啦啦隊的吼聲，威風十足！如今也不知何在？

「小學堂」學生不准帶錢在身邊，但可以存在學校裡。每逢週末，可以開「支票」，向校外「順發」店買所需要的文具或手工材料等。也可以買餅乾，集中存在大櫃裡，在下午上完課後由老師開櫃食用。我最喜歡買的是刻印章的石頭，不時買上幾顆，刻成印章送人。如今不談此事已經一甲子了。

我在南模一年、循規蹈矩、畢業時獲得一張「敦行不怠」的獎狀，至今還壓在玻璃板下，也可以算是古董了。校長沈維楨（同一）的圖章，仍然鮮紅。

沈同一校長，一口崇明話，體格魁梧，聲音宏亮，曾率領全國童子軍赴歐參加世界大露營。每逢談到得意處，一句 Man mountain, man sea（人山人海），常引起哄堂大笑。訓導主任林公藻先生，非常嚴肅，一幅老虎面孔。國文老師章駕鵬先生，一筆秀麗小楷，國文講義都由他親手用毛筆寫在臘紙上，然後油印在毛邊紙上，發給我們。英文及數學老師許佑之先生，好好先生、解釋清楚，毫不含糊。南模讀起古文來，講究朗誦，自有一種格調，悠揚頓挫，非常動聽，全堂一致唸起來，一篇李陵答蘇武書，管叫你迴腸盪氣，十分受用。

說到校長，以往小學堂的校長，職稱主任，最後那一位沈慶鳴先生（又名叔達）在我考進南模那一年已經辭去主任職務，住在飯廳後隔河的一座小洋房中。因為他第三位公子葆中是我們同班，所以有時週末由葆中兄邀去他家遊玩。

有一項古老的遊戲，叫投壺。玩者將一根長籤（約半分尺長）投向三公尺以外的磁壺，投中最多者為勝。這項遊戲，古意盎然，至今懷念。

沈慶鳴先生在音樂方面，造詣極深。作曲作詞，多以心工署名，心工二字美在慶鴻二字取其中心也。今年數月以前，聯合報文化藝術版曾刊王維真記者的一篇報導，標題為「沈心工手稿將在台面世」。說他是清末民初我國音樂教育先驅。光緒三十一年度科舉興辦公學，新學堂設立「樂歌」一課，等於現在國民小學音樂課的前身，而最早替學堂編寫樂歌教材的便是沈心工先生，可以說他是引進西方音樂教育，以樂歌宣揚啟蒙思想，鼓吹民主的第一人。據同班葉昌鑄兄告訴我，首先用1, 2, 3, 4, 5, 6, 7來代替上工尺譜曲者也是他。民國初年第一代中國新音樂家李叔同、蕭友梅、黃自等人均受其影響，從而推展了中國新音樂的教育。這本包括清末民初我國第一代民族資本興衰史，與音樂教育發展史等珍貴資料的手稿，由其後代從大陸轉介交給亞洲作曲家聯盟中華民國總會，委請台灣出版。這份資料在大陸上努力了五、六年，始終無法出版。在台出版是一了家族的心願。「曲總」希望在今年七月中旬於該書出版時舉行富有歷史性的沈心工紀念音樂會。屆時不知葆中兄（南模畢業，考進聖約翰高中，後畢業於金陵大學農科），或其長兄葆琪，二兄葆昌（均交大校友，在美）能否來台參加。

因為談談「小學堂」，也順便談談這位老校長。

阿大執教話舊小記

■ 對長庚

交大機械系 32 級畢業，美伊里諾愛大學碩士、博士，美勃朗大學研究，美阿拉巴馬州立大學機械系名教授，執教卅二年。

（一）

一九五四年九月九日，我同內子及小兒漢柱駕了一輛一九四七年的雪佛蘭，從羅島潑略維屯斯（Providence, R.I.）開出，秋水紅葉，老圃黃花，逕向美國南部阿拉巴馬州（Alabama）塔寺古爐塞（Tuscaloosa）進發，羊腸小道，雞犬相聞，一路無話。不久，來到一座寬闊雄巍的鋼樑大橋，一位穿制服的軍士「從一座礁堡的小窗裡，伸出頭來，高聲說道：「大洋五毛」。

原來那就是世界聞名的華盛頓大橋（Washington Bridge），過了這座大橋，那邊就是紐澤西州（New Jersey）。我們那個十一個月大的兒子，忽然吵著要喝牛奶，幸虧過橋就有一家 Howard Johnson，內子進去買一小瓶鮮牛奶，冰冷澈骨，一時無法加溫，我們那一歲還不到的兒子，毫

不客氣，伸手抓來，一口氣喝個精光。原來，橋上車水馬龍，車尾接車頭「一吋一吋的邁（其實是慢）進，我心中害怕引擎過熱，半途拋錨，內子怕的是路上飲食骯髒，途中生病，並沒有注意到我們那個小團是乾透了，內子忽然記起來了：

「啊呀！那個牛奶是冰冷，他怎麼能喝呢？」

我說：「太冷去毒，不冷生肉，上天保佑。」

第二天，我們到了北加羅朗娜州（North Carolina）的邊界；也就是美國南部的起始。我們那輛七歲的车子忽然不聽話了，我用力踏下油門，車子仍舊有氣無力，慢吞慢吞地，這可把我急壞了，如果車子罷工，那麼我們前不把村，後不把店，異鄉僻壤，舉目無親，怎麼辦呢？恰巧經過一個修車加油站，內子抱了小團進站去買冷飲，我就跟那個當班司務交談